

ปริทัศน์สถานะ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การศึกษา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ในภาษาจีน

หนิวปิน

วิทยาลัยนานาชาติ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ครุศาสตร์หนานจิง หนานจิง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210046

อีเมล: niubinnk@126.com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11 กรกฎาคม 2562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12 พฤศจิกายน 2562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18 ธันวาคม 2562

บทคัดย่อ: เมื่อกล่าวถึง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来” และ “去” นับเป็นประเด็นที่ถูกกล่าวถึ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ทั้ง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และภาษาถิ่น หากมองย้อนไปถึงการวิจัยในอดีตมักมีการกล่าวถึงอยู่ 3 มิติคือ 1. เมื่อ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来” และ “去” ทำหน้าที่เป็นส่วนเสริมบอกทิศทางจะวางไว้ในตำแหน่งไหนของกรรมในประโยค 2. 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ในด้า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ของ “来” และ “去” ทั้ง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ตามลำดับเวลา 3. 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และ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พร้อมทั้งดู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นัยทา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สะท้อนให้ออกมาใน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โดยหลังจากนี้ควรให้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กับมุมมอง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การเป็นคำแท้หลาย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มากขึ้น

คำสำคัญ: 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การชี้เฉพาะ; การ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รูปแบบ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Review of the Study of Deictic Directional Verb in Chines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Niu B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Chinese Studi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P.R. China

Email: niubinnk@126.com

Received: 11th July 2019 Revised: 12th November 2019 Accepted: 18th December 2019

Abstract: Deictic directional verbs "come" and "go" have always been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great concern in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rticles on verb-direction construction, the polysemy of “come” and “go” from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levels, motion event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It also points out achievements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directional verb; deictic; polysemy; verb-direction construction

汉语直指趋向动词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牛彬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南京，江苏，210046，中国

电子邮件: niubinnk@126.com

收稿日期: 2019-07-11 修回日期: 2019-11-07 接受日期: 2019-12-18

摘要: 直指趋向动词“来”和“去”一直是汉语及方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以往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来”“去”做趋向补语时与宾语的句法位置; (2) 从共时和历时层面为“来”“去”的多个意义建立联系; (3) 从位移事件角度观察语义与形式的对应情况以及路径表达类型的转变。今后应关注类型学视野下直指趋向动词语义演变和实词多义性的研究。

关键词: 趋向动词; 直指; 多义性; 动趋式

0 引言

趋向是人类的基本运动之一，语言中表趋向义的词汇多为基本词和常用词。趋向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客观趋向，以客观物体为参照，表示向上、下、前、后、左、右等；另一种是直指趋向，以言谈参与者为参照，通过现场指示来确定对象，如“来”“去”等（刘丹青 2017：518）。“来”“去”的核心性质是直指（deictic），所谓直指，一般是指以说话人或话语谈论中心在话语现场中的人称、时间、位置等为参照，指称话语现场中的某一要素，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际中标明“我、此时、此地”的信息和立场。一般来说，“来”指朝说话人或话语谈论中心的位置移动，“去”指从说话人或话语谈论中心的位置移动到其他位置，两者都是以说话人为参照点，表达话语现场位置变化。

跨语言来看，“来”和“去”常常具有多义性，并表现出多样的搭配能力和句法分布，因此受到语言学家的较多关注（Bybee 等 1994）。几十年来，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以及近十年在中国逐渐热门的类型学，都对“来”“去”的研究进行不同角度的推进和发展。本文将对以往汉语直指趋向动词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指出目前直指趋向动词研究的薄弱之处，并提出对今后研究的展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汉语方言中趋向动词的历时语义演变研究，这是因为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均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利用方言材料，可以更好地观察实词虚化为语法成分的语法化历程，了解其背后的演变理据。

以往对直指趋向动词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动趋式与宾语的位置、直指趋向动词共时语义分析和历时语义演变，以及位移事件框架和路径表达类型的转变。下面分别进行评述。

1 动趋式与宾语的位置

关于趋向动词“来”“去”在句子结构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趋式与宾语位置以及宾语的性质上。范继淹（1963）考察了“来、去、上、下、进、出、回、过、开、起”等十个趋向动词做补语时，与动词、宾语、“了”、“得/不”等成分组合的各种形式，分析比较了它们在结构和分布上的不同。范继淹指出做补语的趋向成分，可以使整个动词性结构获得带宾语的功能。朱德熙（1982）谈到制约宾语位置的三种因素：（1）宾语是一般宾语还是处所宾语；（2）宾语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3）主要动词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吕叔湘主编（1980[1999]）指出动趋式短语与宾语可以有四种位置：（1）在整个动趋式之后，如“搬进来一把椅子”（以下用“ VC_1C_2O ”表示）；（2）在复合趋向补语之间，如“搬进一把椅子来”（以下用“ VC_1OC_2 ”表示）；（3）在主要动词后，趋向动词之前，如“搬一把椅子进来”（以下用“ VOC_1C_2 ”表示）；（4）把字句提前宾语，如“把椅子搬进来”（以下用“把 $OV C_1C_2$ ”表示）。张伯江（1991）延续吕叔湘主编（1980[1999]）的思路，从语气、语义和语用角度比较分析了上述四种格式的使用情况。张伯江认为“ VC_1C_2O ”格式倾向用于引入新信息的场合；当宾语是无指形式时倾向于使用“ VC_1OC_2 ”格式；当宾语是旧信息时，倾向于使用“把 $OV C_1C_2$ ”格式，用把字句提前宾语。贾钰（1998）统计了“来”“去”做趋向补语时带宾语的四种情况的出现频率，认为“ VC_1OC_2 ”格式是复合趋向补语的常见格式，这种格式不受宾语定指与否的限制；“ VC_1C_2O ”格式和“ VOC_1C_2 ”格式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低。陆俭明（2002）指出复合趋向补语带宾语与趋向动词的性质、所带宾语的位置和性质、动后有无“了”以及语境都有一定的关系。陈忠（2007）认为处所与“来”、“去”的语义距离远，与客观趋向语义距离近，这种语义差别制约了复合趋向补语与处所宾语的句法分布顺序。柯理思（2008）讨论了现代汉

语“来”、“去”的出现条件，并将其与日语对比，认为直指趋向的使用会受主观性的影响。左双菊（2011）建立了“来/去”带宾语的等级序列，如“来”的宾语类型优先等级为“处所宾语>施事宾语>受事宾语>结果宾语/方式宾语/目的宾语”（“>”表示“优先于”。“/”表示“并列，即相同等级”，下同）；“去”为“处所宾语>施事宾语>致使宾语”。刘楚群（2012）讨论了动趋式在特定句式中的语义语用特征，认为动趋短语的很多特征都受着小句的管控，只有在具体小句中才能确定动趋式的意义。

齐沪扬（1998）和王红旗（1998）研究了动趋式的配价情况。齐沪扬从位移句中 VP 的方向价入手，根据与 VP 有关的“必移行动元”和“必移处所元”的数目来给 VP 进行分类。王红旗系统探讨了动趋式的配价问题，他认为动趋式有一价、二价、三价三种类型，指出不同的动趋式由于述语和趋向动词配价能力不同，价数也不同。不过，两位学者在动趋式配价的具体数目上有分歧，这主要源于对“价”的评定标准存在差异，如处所、时间是否算入“价”，“价”是从句法还是语义角度评定等。

2 直指趋向动词的共时语义分析

对“来”“去”共时意义的归纳和分析，往往会采取三种研究方式：原子式（atomist approaches）、变体式（invariant approaches）和认知式（cognitive approaches）。

2.1 原子式

原子式研究主要基于结构主义理念，研究者试图穷尽性地列举出所有与“来”“去”相关的意义，观察这些意义的分布特征。比如周迟明（1959）较早指出“来/去”除了表示趋向，还可以表示时态、连接和语气。刘叔新（1985）把“来”的语义分为实词意义和虚词意义，其中实词意义是指 a)

从别处走动到说话人处；b) 事物从别处移到说话人处；c) 能做到，如“办得来”等；虚词意义指动词在运动中处于何种趋向情状。孟琮等（1999）认为“来”可以表示“趋向”、“（问题、事情等）发生”、“做某个动作（代替意义更具体的动词）”和“做，从事”等意义，“去”可以表示“趋向”、“除去”、“从事，做”和“扮演（戏曲中的角色）”等意义。

上述研究对“来”“去”意义归纳得很细致，但是其语义界限往往比较模糊，比如孟琮等认为“来”可以表示“做某个动作”和“做，从事”，这两个义项中均有“做”义，差别仅仅是宾语类型不同，前者是体词型宾语，如“来一盘棋”、“我来廉颇，你来蔺相如”等；后者是谓词性宾语，如“我来炒菜”等。从中可以看出，孟琮等对“来”“去”义的归纳，会受到环境义的影响。另外，这些意义是零散而没有结构的，无法看清意义之间的联系，这也是这种研究方式为人诟病的一点。

2.2 变体式

变体式的分析认为意义之间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多个变体意义是一个抽象意义在不同语境下的反映。代表性的研究是刘月华（1998）。刘月华对普通话的趋向补语的意义和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描写了每个趋向补语的意义以及可与之组合的动词和形容词，列出了相关句式。刘月华把趋向补语的意义分为三类：趋向意义、结果意义和状态意义，认为趋向补语的基本意义是趋向意义；结果意义比趋向意义要虚；状态意义又比结果意义更虚。刘月华指出“来”的趋向意义是“人或事物朝向立足点移动”，结果意义有“实现‘醒’的状态”（如“醒来”）、“融洽”（如“谈得来”）、“做得来”（如“做得来”）等，此外“来”还有一些特殊用法，比如“引出某人的看法”（如“看来”）等。“去”的趋向意义是“人或事物离开立足点向另一处趋近”，结果意义是“除去”（如“隐去、摘去”）和“实现某种状态”（如

“睡去”），“去”也有一些特殊用法，如“估计”（如“看去”）等。刘月华的研究细致全面，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语言事实。

变体式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这种方法的工作假设是所有的变体义都是从基本义发展而来，是基本义在不同语境中的体现，但是意义之间的联系有时候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可能是由一种变体义发展出另一种变体义。而且，当变体义繁多且抽象时，我们再从中概括出一个基本义就很困难，就算概括出来，也会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意义，其解释性也值得怀疑。

此外，形式主义研究者也试图建立表层结构和底层结构的完美对应，他们认为底层结构在跨语言中是相同的，不同语义只是由于其在句法树（Syntax Tree）上的位置不同导致的。比如蔡维天（2013）试图将“来”的趋向义和目的义联系起来，他认为从语义看，“来”表示“从无到有”；从论元角度看，“来”的论元不必是施事，如“问题来了”；从句法看，允许倒装，如“来三个人”；从致使者（causer）看，“来”主语可以为致使者。如：

（1）我们可以再来两个人——我们可以再派两个人来。

倒装形式，多出现在存现句中，主语为时间、空间词语，如：

（2）村里来了两个官员。——村里有两个官员来了。

（3）去年来过五次台风。——去年有五次台风来过。

蔡维天用轻动词来处理上述现象，认为“来”的多义是因为隐含了一个致事轻动词 CAUSE 把“来”的趋向义和目的义联系起来，轻动词主要出现在事件谓语中。

形式主义的分析主要是为“来、去”的不同功能确定句法地位，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会遇到“来”的词汇义和语法义的句法定位问题。跨语言来看，“来”“去”的功能众多，轻动词的分析也不可能说明“来”“去”所有功能之间的联系。

2.3 认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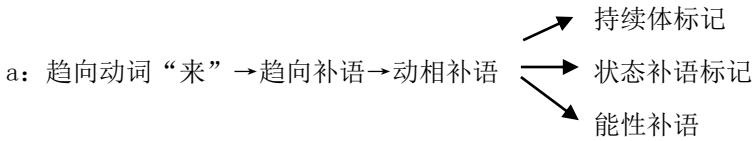
认知式研究是指从认知角度对“来”“去”的意义进行归纳和联系。马庆株（1997）认为动词后的“来”表示动作结果是可见的或可感知的，“去”表示结果是不可见或不可感知的。沈家煊（1999）讨论了“上、下”及“来、去”等趋向补语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并指出“来”“去”的不对称是由人的感知过程决定的。陈贤（2007）用容器隐喻、时间隐喻和方向隐喻解释“来”和“去”的多义现象。顾倩（2013）讨论了“来”从由空间域向时间域和喻域映射的过程，认为“来”的不同意义是其在不同认知域的结果。

认知式研究将“来、去”的不同意义与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联系，有助于人们理解意义之间的关联，但是语义演变不仅与认知因素有关，还与词语搭配、句式等句法环境有关，所以有些“来、去”功能不好用认知机制解释，比如“来、去”在一些方言中可做话题标记，这与认知机制并无关联。

3 直指趋向动词的历时语义演变

直指趋向动词的历时语义演变主要涉及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研究。语法化主要讨论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成机制（Hopper & Traugott 2003）。汉语学界已有丰硕的“来”“去”历时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历时角度为“来”“去”在共时层面的多种意义建立联系。

太田辰夫（1958[2003]）和曹广顺（1995）认为，表示事态助词的“来”是从趋向动词“来”发展而来。曹广顺认为“来”在唐代发展出“完成”、“以来”、“以后”等用法，当这些用法的“来”位于句末时，就产生了事态助词“来”。李明（2004）从语义滞留和语义消退的角度讨论了趋向动词“来/去”的语法化，认为“来、去”的语义演变表现为趋向意义减退，说话人的主观视角和态度义加强，并总结其几种语法化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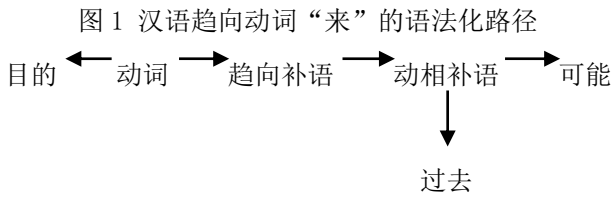


b: 趋向动词“来”→时体助词→语气词

李明认为“来”的语义虚化多是经历了动相补语阶段。吴福祥（1998）认为动相补语是表示动作（或状态）已实现或有结果的补语性成分。梁银峰（2007）认为动相补语是一种“准体标记”（quasi-aspectual marker），主要给所表述的事件增加一种终结（telic）的意义。

陈前瑞（2005）从历时角度考察了“来着”的发展，认为“来着”在表时间和现时相关性上体现了主观化的特点。陈前瑞和王继红（2009）研究了近代汉语句末“来”表示过去发生与过去经历两种用法的演变，并通过分析唐代以前汉译佛经材料中句末助词“来”的早期用例的用法特点，认为“来”的过去经历义源于其过去发生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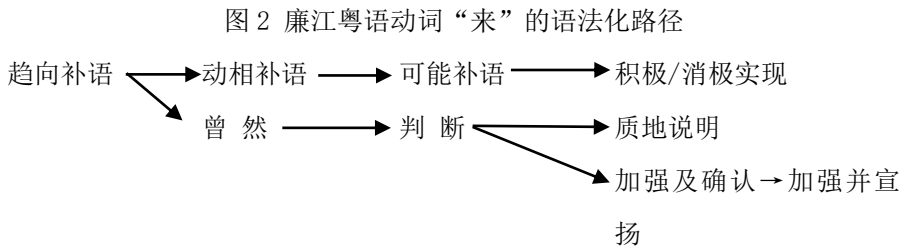
也有学者不局限于“来”“去”，对汉语所有趋向动词的历时演变进行分析。比如王国栓（2005）从历时角度讨论了趋向动词语义的变化，并从“已知/未知信息”的角度，提出“来、去”的立足点是已知信息的观点。崔达送（2005）选取了“来”“去”“往”等 8 个位移动词，对其在中古的发展演变和入句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趋向动词的语义演变与其语义特征密切相关，体现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发展过程。梁银峰（2005，2007）讨论了汉语动趋式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并探讨了“来、去”从趋向动词演变为事态助词、动相补语、目的标记和表祈使的语气词的语法化路径和机制，其研究成果可如图 1 所示：



语法化和构式语法有密切关系。构式主义者认为，理解一个词的最好方式是放在语境中，而不是孤立地去看（Goldberg 1995）。语法化学者借鉴这种思想，认为语法化是发生在构式中，而不是发生在具体语素上。受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构式的角度观察“来”的历时演变，比如刘承慧（2012）认为“来”的功能分化是由于其所处的“构式”不同，只有在构式基础上考虑“来”的各种意义，才能深入了解“来”经历的历时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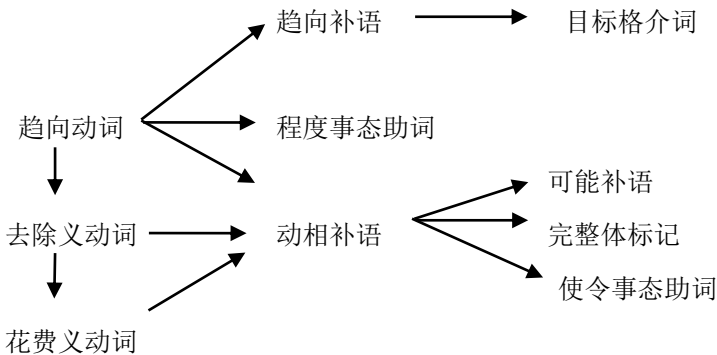
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方言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路径问题，对具体方言“来”“去”动词语法化路径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可以作为汉语普通话“来”“去”未来进一步演变的参照。吴福祥（2010）基于汉语方言的材料，总结出四条趋向动词的语法化演变路径：（1）趋向动词→比较标记；（2）趋向动词→傀儡补语（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s）→能性助词；（3）趋向动词→补语标记；（4）趋向动词→空间/时间介词→与格（接受者）介词。

林华勇和郭必之（2010:521）考察了廉江粤语“来”的语法化路径。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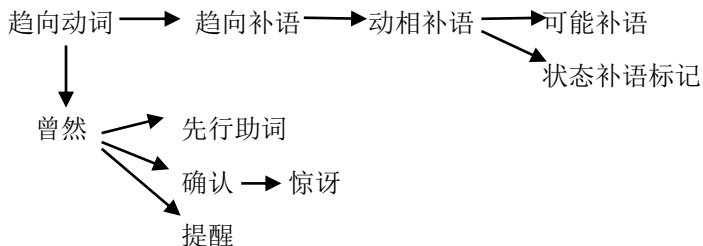
邢向东（2011a、2011b）讨论了陕西神木方言趋向动词的语法化现象，指出神木话的“上、下、起、开、开来”分别发展出达成体、完成体、起始体三种用法，趋向补语有向体貌标记发展的倾向。郭必之（2014）讨论广西南宁地区三种语言（南宁粤语、宾阳平话和武鸣壮语）中“去”的演变路径和机制，得到了区域性演变路径，具体如图 3 所示：

图 3 广西南宁区域“去”的语法化路径



郭必之指出，三种语言有高度平行的语法化路径，这是由于语言接触的影响，其中壮语是模式语，粤语和平话是复制语。林华勇和肖棱丹（2016）构建了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模式，如图 4 所示：

图 4 四川资中方言“来”的语法化路径



总体来看，以往学者对“来”“去”动词的语法化路径的研究为建立起共时意义的关联提供了历时证据。

4 位移事件框架和路径表达类型的转变

一些学者从 Talmy (1985, 2000, 2007) 提出的位移事件 (motion event) 角度研究汉语的直指趋向动词。Talmy 认为意义可以从语言形式中分离, 可以以一个概念事件为单位, 分析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以位移事件为例, 位移事件的语言形式可以是动词、从句和附加语 (satellite) 等, 其语义成分可以是运动 (motion)、路径 (path)、主体 (figure)、背景 (ground)、方式 (manner) 和使因 (cause) 等。Talmy 主要研究位移事件的语义成分与表层形式之间的固定的、成规律的联系。“路径”是位移事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包含了三种主要的成分: 矢量 (vector)、构形 (conformation) 和直指 (deictic)。汉语的“来”“去”即为直指路径动词。

马云霞 (2008) 以位移事件理论为视角, 全面描写了汉语路径动词的历时演变过程。她认为单独使用的“趋向动词+来/去”一般是在中古时期出现的, 只有“过+来/去”、“开+来/去”的出现较晚, 是在唐代出现的。“趋向动词+来/去”作为附加语成分, 一般是在唐五代时期, 只有“开来/去”的出现时间较晚, 是在宋代。在唐宋时期, 现代汉语中“来”“去”做复合趋向补语所表示的三种语法意义 (趋向意义、结果意义和状态意义, 详见刘月华 1998) 都已经出现。史文磊 (2014) 认为汉语路径动词“来”“去”是沿着“位移动词→趋向补语→结果补语→时体标记”这一语法化路径演变的, 汉语中“V 来/去”经历了从连动式到动趋式的演变。马云霞 (2008) 和史文磊 (2014) 还指出, 汉语自中古以来直指位移路径的表达方式发生转变, 从动词表达转而使用路径附加语成分表达, 汉语位移事件的词化类型也从动词框架语言转变为附加语框架, 此外, 附加语成分继续虚化为表示“体”意义的成分, 也直接影响到了汉语时体的表达。

5 总结和展望

以往学者对汉语及其方言趋向动词的语义功能、句法搭配和历时演变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来”“去”义语素的意义归纳、句法环境和语法化路径等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的空间。

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是单点性的研究，缺少全面性和对比性研究。以往研究多是针对单一语言和单个趋向语素，鲜有从类型学角度探讨直指趋向动词的语言共性。趋向范畴的功能扩展是跨语言的现象。比如 Nicolle (2007: 48) 认为，时体标记的最常见来源是直指位移动词。另外，其他语言中存在汉语方言直指趋向无法表示的功能，如“被动”、“系词”等 (Devos & van der Wal 2014)。因此对直指趋向扩展功能的跨语言描写，可以让我们看到单一语言研究无法看到的风景，揭示“来”“去”在不同语言中功能发展的差异，及其功能扩展的蕴含关系和等级序列。

从研究内容上看，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趋向动词语法功能的多义性（即虚词多义性），忽视对其实词多义性的研究。事实上，趋向动词在实词层面也存在多义性，比如“起”在南京话、太原话和广州话中，都有“长出”义（如“起鸡皮疙瘩”），同时“起”在太原话中还有“领取”义（如“起行李票、起护照”）。还如趋向动词“来”在太原话和徐州话中都有“发生”义（如“问题来了”），在萍乡话还有“生长”义（如“来芽”，意为“长出嫩芽”）。这说明汉语方言趋向动词在实词多义性上也存在共性和差异。以往学界对这一现象忽视，是源于这样的理念：自然语言的词汇系统极其庞大，看起来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因此词汇（主要指实词）语义现象似乎是为特定语言所特有的，因此“词库中的项目都是语言中意义不可预测 (unpredictable) 的成分，具有不规则性，表现出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任意

的或非常规的联系”(董秀芳 2004)。但是,近十余年来兴起的词汇类型学研究,对这一理念提出挑战。词汇类型学是研究“各种语言里如何将意义包装成独立的词汇方式”(Lehrer 1992)。词汇类型学家认为,人类语言的词汇系统对特定概念域的表征,不仅存在共性,而且是有规律和边界的(Koch 2001; Koptjevskaja-Tamm 2008)。实词的语义演变不是任意的,而是存在一些普遍的演变路径。比如 Haspelmath (2003)对“树木”义词语的概念切分进行了跨语言概括,Francois (2008)研究了“呼吸”义动词的跨语言演变路径。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也开始用词汇类型学理念对汉语动词进行跨语言研究,如追逐义动词(张定 2016)、穿戴义动词(张定 2017)、吃喝类动词(贾燕子,吴福祥 2017)等。但是总体来看,国内从词汇类型学角度对实词多义性的研究还是稍显薄弱,而且目前学界缺少在跨语言和类型学视野下汉语方言趋向动词实词多义性的共性特征和类型差异方面的研究。

我们认为,今后直指趋向动词的研究应加强在类型学的视角下,通过跨语言比较,探索不同语言中直指趋向动词的词汇化和范畴化模式、词义之间的语义关联模式以及词义演变的共性特征和类型差异,揭示其背后隐藏的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语言的词汇现象看似纷繁复杂,但通过系统的跨语言比较可以发现,其背后也是存在一定规律性和系统性的,对直指趋向动词实词多义性的研究,有助于观察其词义发展的演变轨迹,深化对词汇多义性和系统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13). “来”的系谱学——论轻动词分析的起源与应用, 《第五届当代语言学国际圆桌会议》, 南京。
-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陈贤. (2007). 《现代汉语动词“来、去”的语义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 陈前瑞. (2005). “来着”的发展与主观化, 《中国语文》第4期。
- 陈前瑞, 王继红. (2009). 句末“来”体貌用法的演变,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陈忠. (2007). 复合趋向补语中“来/去”的句法分布顺序及其理据, 《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崔达送. (2005). 《中古汉语位移动词研究》,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 董秀芳. (2004). 《汉语词库与词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范继淹. (1963). 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 《中国语文》第3期。
- 顾倩. (2013). 《汉语词语的时空域及喻域研究——以“上”、“旁”、“大”、“来”等词语为例》, 博士学位论文, 天津: 南开大学。
- 郭必之. (2014). 南宁地区语言“去”义语素的语法化与接触引发的“复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5期。
- 贾燕子, 吴福祥. (2017). 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吃”“喝”类动词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贾钰. (1998). “来/去”作趋向补语时动词宾语的位置,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李明. (2004). 趋向动词“来/去”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载: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九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梁银峰. (2005). 汉语动相补语“来”“去”的形成过程,《语言科学》第 6 期。

梁银峰. (2007).《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 上海：学林出版社。

林华勇, 郭必之. (2010). 廉江粤语“来/去”的语法化与功能趋近现象,
《中国语文》第 6 期。

林华勇, 肖棱丹. (2016). 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
《中国语文》第 2 期。

刘承慧. (2012). 上古到中古“来”在构式中的演变,《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 2 期。

刘楚群. (2012).《汉语动趋结构入句研究》,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丹青. (2017).《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叔新. (1985). 试论趋向范畴,《语法研究和探索(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月华. (1998).《趋向补语通释》,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陆俭明. (2002). 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吕叔湘主编. (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庆株. (1997)“V 来/去”与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语文研究》第 3 期。

马云霞. (2008).《汉语路径动词的演变与位移事件的表达》,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孟琮, 郑怀德, 孟庆海, 蔡文兰. (1999)《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齐沪扬. (1996). 空间位移中主观参照“来/去”的语用含义,《世界汉语教学》
第 4 期。

沈家煊. (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 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

史文磊. (2014).《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太田辰夫. (1958[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国栓. (2005). 《趋向问题研究》,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王红旗. (1998). 动趋式述补结构配价研究, 载: 袁毓林、郭锐主编.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福祥. (1998). 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 《中国语文》第 6 期。
- 吴福祥. (2010). 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有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 《方言》第 2 期。
- 邢向东. (2011a). 陕西神木话的趋向动词及其语法化,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 3 期。
- 邢向东. (2011b). 陕西神木话的话题标记“来”和“去”及其由来, 《中国语文》第 6 期。
- 张定. (2016). “追逐”动词语义图, 《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张定. (2017). “穿戴”动词语义图, 《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 张伯江. (1991). 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 《中国语文》第 3 期。
- 周迟明. (1959). 来和去, 《山东大学学报》第 2 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左双菊. (2011). “来/去”带宾现象的类型学考察, 载: 徐杰, 匡鹏飞主编. 《多视角语法比较研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vos, Maud, & Jenneke van der Wal(eds.). (2014). **'Come' and 'Go' off the Beaten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rancois, A (2008) Semantic maps and the typology of colexidication:

- Interwinning polysemous networks across languages. In M. Vanhove (ed.) **From Polysemy to Semantic Change**.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Michael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2, Mahwah, NJ: Erlbaum.
- Hopper, Paul,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ch, Peter (2001) Lexical typology from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In M. Haspelmath et al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v.1-2.
- Koptjevskaja-Tamm, Maria (2008) Approaching lexical typology, In M. Vanhove (ed.) **From Polysemy to Semantic Chang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8). The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of deictic direction in Chinese—with reference to Japanese, D. Xu (ed.), **Space in Languages of China: Cross-linguistic,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69–97.
- Lehrer, Adrienne. (1992). A theory of vocabulary structure. In Manfred Pu_tz (ed.), **Thirty years of linguistic evolution**,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Nicolle, Steve. (2007).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ense markers: A pragmatic reanalysis. **Cahiers Chronos** 17, 47–65.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Shopen, Timothy(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149.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Talmy, Leonard. (2007). Lexical typologies. In: Shopen, Timothy(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3(2nd ed.):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6–168.